



門號卷
1 3
849
82

×

冊府元龜

明益士人

淮南李嗣京叅閱

文公論以貢出其列新舊文彌西極文翔鳳訂正

子思翁指斯文精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又謂觀其與輔以歸自相過失

事惡責己務德

宴享之誥今廢不復輯乎

以興務德

以卦姤蠱蠱以示尊嚴以時用建德

夫中庸之道人倫之貴扶三綱而首五常者惟立德而已矣故云德者得也匹夫得之揚名潤身物無不服况千乘之雄一國之霸衆臣之師長百姓之歸仰

可不務乎傳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斯之謂矣昔三代相沿五等並制盟會有儀征伐有名聘享有禮蒐狩有度大夫相之良史記之則有降志以興讓宥過以推誠縱敵以示信損欲以利民彰善瘅惡克己復禮者多矣斯之謂令德不亦贊乎

衛武公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作淇澳之詩

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不齒者不與長相推

作蟻蛷之詩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作

下旄之詩卽位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蒐圃魯僖公十

八年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殷請從狄師還

魯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莊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繇虞書曰臯陶邁種德虞書大禹謨禹稱臯陶能力行布德德乃降令齊脩德以待時乎言身有德乃過力行也德爲人所降那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信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

務德

克作駟頌

李孫行父季文子也

君臣之有道作有駟頌

能脩泮宮

作泮水頌能復周公之宇作闕宮頌也居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于韓地

晉君棄其軍與秦爭

利還而馬驚

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繆公反爲

晉軍所圍

晉擊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

百人馳冒于軍

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

初繆公亡善馬

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

吏遂得欲法之

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

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三百人者聞

秦擊晉皆求從

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

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虧晉君以歸

晉文公三年圍原

魯僖公十五年

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

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

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

而原降四年楚子圍宋

晉救宋楚子王從晉師退三

舍避之初文公出奔及楚

楚子享之曰公若反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其左楚之命也

執鞭弭右屬索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未無緣者橐以也周旋相追逐也五年伐曹初文公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

其駢脇駢脇并焉重耳受至是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母入釐負羈

之宗族閭初文公之監頭湏守藏者也頭湏一曰里亮湏豎左右史其出也竊藏以逃

文公當時盡用以求納之

求納文公

及入

求見公辭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泄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必

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惧者衆矣公遽見之七年秦

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而還

子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

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襄公三年討衛魯文公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

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五年晉人歸孔

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邾文公卜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繹邾邑史曰利於

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時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緯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楚莊王十六年爲陳夏徵舒殺靈公

魯宣公十一年

率諸侯

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蹊人田畠主奪之牛蹊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殺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

子午于晉而立復居陳如故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後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十七年春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鄭圍三月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邾三十里而後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以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

所謂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是年夏及
晉師戰于邲訖敗晉師次于衛大夫潘黨曰君盍築
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牧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
聞克敵必示于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
弓矢戢藏也橐韜也能誅滅暴亂而息兵矣
允王保之肆遂也能求美德故遂大也言武王旣息兵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故名耆致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一篇鋪布也敷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施善
政使天下歸往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屢

安天下數政豐年王三十六之數與今許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集大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猶欲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
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
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則年惠鯀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晋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

卷之三

卷一百一十四

志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子宮告成
事而還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宋城中食盡易子
而食折骨而炊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
兵去先是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
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
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
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
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
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平王棄疾卽位魯昭公
十三年

之對曰臣之先往聞小乃使爲小尹

昭王十一年秦救楚敗吳師楚子入于郢王賞開畢
王孫繇子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休本開
懷子西曰請會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二十七
年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如死將戰王有疾攻大寘卒于城
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
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目爲人君怒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
雲在楚唯楚見之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榮禳祭王

其忍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禁初昭王有疾卜日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邦王自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山川星辰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彼天嘗五子歌言堯天之常道禹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涿古謂夏桀也唐虞及夏皆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繇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繇已率嘗可矣禹謨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食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辟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腹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也

齊景公時榮或守於虧幕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榮惑天罰也今畱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悅曰天下大國十二同日諸侯齊何以獨當之晏子曰

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強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謗人反昌百姓疾怨悉爲災祥碌碌強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不嘗熒惑廻避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蓋出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已矣振孤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獨孽星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

一曰宰相
吾之股肱而移死

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之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

一說君

者待民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

誰以我爲君乎

一說歲饑民困我誰爲君

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

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

徙舍

一說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有動

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

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歲故曰君延壽二十一歲

臣伏於階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也如子韋言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又雨文侯將出左右日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雨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初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鄒穆公有令食鳬鴈必以粃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粃

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皆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禽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彥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人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躰也此之謂知富邦

趙武靈王三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宴享

夫春秋所載有宴享之義焉所以備物象德交事觀禮合歡序賓示慈布政之謂也自一戎大定勲戚並建東遷之後諸侯力政小則撫封而保姓大則定霸而主盟朝聘有嘗使介交鷺飲食宴樂迨浹於家陪升降揖讓無廢於兵革繇是豐豆觴以爲好諧金石以飾喜聲詩見志所貴乎必類節折有品乃知其多文既以觀其盡心且將申其嘉好故其流風遺辭可觀也已至乃禮義之或愆形於規諫禍福之先兆發於言動蓋夫賓旅酬酢之際不可以不慎焉

周之先公劉居於京築宮室旣成與群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詩曰篤公劉于京斯依蹠蹠濟濟俾筵俾凡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旣成也與群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群臣則相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外坐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牢酌之用匏于牢新國告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公劉旣登堂負扆而立群臣乃適其牧群搏豕食于牢中以爲飲酒之後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宗尊也公劉雖去卻國來遷群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部也而享之

二十二年齊桓公使敬仲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僖公時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與群臣宴則欲與之相宜詩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倪齒

二十二年楚與宋戰於泓楚子入享于鄭爲鄭所享九獻用畢用上公之禮九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目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于籩豆

告豆籩禮食器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

獻庭實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

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公子重耳

適秦秦伯享之子犯曰不如襄之文也有文辭襄請

使襄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二喻月公賦六月六

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禪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趙襄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

降一級而辭焉公子稽首襄曰君稱所以佐天子

若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正王國末章言

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間禮

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

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 膳祭肉尊之故 賜以祭胙有喪 拜焉宋吊周 豐王待也

舞謝豐厚可也 鄭伯從之享宋公 有加禮也

三十年周襄王使周公閼來聘饗有昌歝白黑形鹽昌歝昌蒲茹白熬稻黑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

熬黍形鹽鹽形象虎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

嘉穀熬稻黍以象其文也

鹽虎形以象武也

以敵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三年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 其旣見君子君子也 莊叔以降謝拜其以公君予也 曰小國受命於樂且有儀

其旣見君子君子也 莊叔以降謝拜其以公君予也 曰小國受命於

大國敢不慎儀君覘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 登成拜俱還上公

賦嘉樂大雅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彤弓非禮

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言爲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所賦甯武子佯

私焉私問 對曰臣以爲肄業之及也肄習也魯人失政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

不知此其朝而受 昔諸侯朝正於王政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

愚不可及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

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

恨怒也惄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 今陪臣

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 君辱覘之其敢干大禮以

自取戾

十三年公如晉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
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蒙取侯伯哀恤鰥
寡有征行之勞言鄭伯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
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
詩小雅蒙取行役蹠時子家賦載駟之四章載駟詩
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駟之四章載駟詩
急欲引大國以求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取其豈敢
三捷許爲鄭定居一月
遂不敢安車鄭伯拜謝公爲行公答拜

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變之
五章韓變言蹠父嫁女韓於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
樂文子喻魯侯有蹠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玉

樂

如韓

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
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堂登擊鍾而
奏樂金奏作於下奏樂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
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貺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
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湏矣吾
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
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聘也

事間缺修私好

於是乎有晏享之禮享以訓

共儉

享肴牀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

晏則

析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扞蔽也

言宴享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

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以言及
其亂也

八尺曰尊倍

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嘗以盡其民

尊曰嘗言爭

尺丈之地

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

畧取也

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以相攻伐

侵害鄰國爲博噬之用無已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駿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

能合得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

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其畧

武夫以爲已腹心爪牙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四年晉侯使郤犨於衛衛侯享若成叔

成叔郤犨

于相

相佐禮

若成叔敖甯子曰若成家其忘乎古之

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曰兕觥其觨吉酒

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吉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

觨然不用以兕角爲觥所以罰不敬觨陳設之

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彼之好于事而不隋傲乃萬福之所求

今夫子

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

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日肆夏一名樊

三日韶夏一名道四名納夏

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舞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

雅之首文王大明綿

歌鹿鳴之三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

四牡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之使之官

曰子之君

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嘉也吾子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

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牧伯

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

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

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

皇皇者華

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

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咨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爲周其

詩曰周爰咨諷周爰諮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言必

于忠信之人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道問善

諸此四事問親廉咨禮爲度宜

咨事爲諷事問政

咨難爲謀問惡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誨度諷謀

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標有梅詩召南

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與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曾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

言誰敢不從命今譬如於草木寡君仕君

君之臭味也

言同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遲遠武子賦無時

冊府元編

宴享

卷之三百三十一

形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形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爲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正晉君君子以爲知禮形弓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

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之辭讓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公則用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

諸侯樂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晉侯懼而退入于房

旌夏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也崇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地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于宋晉侯有間間疾

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儀類我詩首曰小國之幣大國也如

十九年正月晉侯會諸侯於沂上取邾南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鞍戰還之如荀偃唯無先輶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東四馬爲乘壽夢吳子乘也獻折於魯因以爲名古之敵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

罪之先

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

齊討

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

伐荀偃將中軍賦黍苗

黍苗詩小雅

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

召伯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嘗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敵邑賦六

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十五年

諸師

假逆以受享

段共公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

賦棠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

如兄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

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

公賦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

其時矣喻聘宋得其事

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拜家之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也辟席去所

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

伯爲衛侯故如晉

欲共請之

晉侯兼享之

晉武賦嘉樂國

景子相齊侯

景子賦蓼蕭

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國弱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

恩澤及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粲

予言不敢違遠晉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

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蓼蕭緇衣二詩所取

各不同故拜
二君辭異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五月晉趙武至於宋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牀解節折升之於俎合鄉宴享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宋向戌自羨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宴享之今張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

七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夫酒藏故季孫飲大紇爲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

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

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覩武亦以覩七子之志

詩以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日未見君子憂心忡言志亦旣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

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鵲之責鵲之責責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鵲鳴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賓也此詩刺淫亂故云

孟自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

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旣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子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回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

趙孟曰

吾子之惠也

大叔嘉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假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

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有望矣戒懼不荒

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

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

榮言誣則鄭伯未有未實趙倡賦詩其能久乎幸而

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

後亡

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謂

矣穩年也爲三十

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

其後亡者也在上不怨降

謂賦草虫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

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无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又九月楚薳罷如晉泣盟

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

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

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

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

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言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八月蔡侯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魯爲杞城公享之展

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章綿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綿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宣子比四輔韓子

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同宜相親矣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

子賦節之卒章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年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

晏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殖長也遂賦甘棠召伯息于

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

也無以及召公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宣子賦木爪木爪亦衛言宣子有武公之德風義取於

召伯息于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

宣子賦木爪木爪亦衛言宣子有武公之德風義取於

之憂

楚之雲憂跨江南北

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吉日詩小雅宣王田

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乃共田備王以繇江南

之憂

楚之雲憂跨江南北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

之有加遽

遷豆之數多於嘗禮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

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

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禮

大夫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懼以不堪爲罪韓宣子

日寡君以爲驩也

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

未敢當此加也

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

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宴好

之貨

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鬚者相

鬚也欲光季魯侯

好以大屈

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

宋元公新卽位

享之爲賦蓼蕭弗知不答賦

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

君子爲龍爲光欲以龍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懷思龍光之不宣

宣楊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晉辭

公子惄遂如晉

惄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晉侯享

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簡公未葬巫

人許之禮也

善晋不奪孝子之情

晋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穆子荀吳

棟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淮水名坻

山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醴

醴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聃水陵大阜也

寡人中此與君代典

有肉如陵

陵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聃水陵大阜也

亦中之伯瑕請穆子

伯瑕士文伯

曰子失辭吾固師

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

言接壺中不足爲雋異

齊侯弱

吾若歸弗來矣欲與見弱之

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

穆子曰吾

不事晉將無所事

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

代更僂齊大夫傳

侯出

僂齊大夫傳言晉之哀

冊序元過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格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執政御之挑政堂位列者山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孔之孫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參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從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爾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

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曾執爲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邑受祿有賦於軍軍六鄉喪祭有職有祿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賦百乘大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何賜與之以穆公喻君子子寧以他

宦女
享子

嘉其能答賦言

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明日

宋公右以相五語相泣
近言改禮坐語

禮
退

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

此冬叔孺

11112-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列傳六

戒懼過失悔過

王曰余命其士

東周之際列國之君其有服強敵而恢霸功糾諸侯而獎王室者皆宗社之所佑神祇之所扶故休徵兆於前功業著於後影響之報毫釐靡差至於天與已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一

蘭文在其手紀諸油素煥若丹青所以先聖脩春秋使亂臣賊子懼者蓋俾其知運歷之定分非僥倖之所及小旣尚爾况其大者乎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大叔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而命之曰虞成王立遂封叔虞於唐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瞻然視闔立貌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

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衽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道也衽衣示前有水也右衽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也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也已涉其大齊桓公坐拜管仲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教也

屬著也音之欲

反其口止於鄜衍

三輔謂山陵間爲衍左馮翊鄜縣之衍也

文公問史敦

秦之太史敦名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後九年文公

獲寶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質如石似其神或

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

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

陳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

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聲雉爲之雉也

穆公病臥五日不寤

寤覺也覺音公孝反

寤乃言夢見上帝

上帝奇

謂天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

府藏書之處也而

後世皆曰上天

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自以爲得金瑞

對興亡蘭曰

晉文公初爲公子避驪姬之難在翟十二年而云過

衛衛文公不禮公出於五鹿

王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

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

得士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

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

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

寢十二年必得五鹿

二三子志之

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繇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拜受天賜受塊而載之也及卽位

後與楚子戰于城濮夢與楚子搏

搏手搏也楚子伏已而

監其腦

監曉也

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

楚師果敗

楚平王棄疾恭王子也恭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

望祭群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

恭王妾

埋

璧於室內召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

兩足爲跨璧一邊過其土靈

王肘加之子比子皆遠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壓
紐故康王以長立其子失之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
王十餘日子皆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

衆疾後立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鄭穆公母曰燕姑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己蘭曰

余爲伯儻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
之曰蘭

宋昭公得公孫周之子也景公無子取得與啓

啓得弟也

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
之外廬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味加
於南門尾加於桐門

桐門北門

日余夢美必立乃立得大

尹奉啓以奔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

安于問

安于簡子家臣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公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罿來我又射之中罿罿死帝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虢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子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諤吾有所見于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

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
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
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
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
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
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
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襄子爲智伯所攻奔保晉陽原過從後

原過

趙臣至于王

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
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母襄子名原過既至
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襄子
余霍泰山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
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
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而烏蜀鬚麋髡頰大膺
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修或作鬢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于
林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
令智伯率韓魏攻晉陽歲餘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
同私于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

氏其分其地

戒懼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先聖之格言有國之攸先也無灾而懼所以爲賢有內稱孤於焉中禮至於彗星旣出則薄賦斂而緩刑罰時雨屢憊則紹女謁而放讒佞因戰勝而增惕顧高臺而慮危則知懼天灾重民命而召亂者未之有也

宋湣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臧文仲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爲大恐懼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原命臧文仲曰宋其

典乎

臧文仲

魯大夫

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然

淳盛貌

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然

忽速貌

且列國有內稱孤禮也

列國諸侯無凶則常

稱寡人

言懼而名禮庶乎

言懼已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

旣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

宋莊公子

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

之心

齊桓公夜半不眠易衣而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景公時彗星出公謂晏子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邪無德於國穿闇池則欲其深以廣

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撝奪糾繆僥聳自是觀之弗久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何傷乎於是公懼乃歸填閭池減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也

魯僖公時雨澤不澍至干九月人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有事謝過自讓繡女渴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

秦穆公時楚人滅江公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降服

素服也出次梓正寢不舉去盛
樂都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報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又嘗與楚得臣戰于城濮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而不用其言食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於是乃喜

楚王史失其謚登強臺而望山川左江右湖以臨彷徨其

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亡其國者

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
余歟

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也南
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侯大夫日聞過而不以
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

悔過

過而能改春秋之所躡不遠而復大易之所載蓋君子
子首躬責已彰往察來唯道是從聞義則服斯可尚

也已昔者宗周監二代之制列五等之爵叶利建之
象崇夾輔之義東遷之後庶邦力政刑威慶賞繇已
而出乃有席千乘之勢居三揖之上拂謙正之議失
防閑之道或知其謀而不用或察其賢而見戮或肆
一時之忿或舉無名之役而能知非引咎負愧懷恥
齷然內省務修厥德大則成定霸之業小則得爲君
之體遷善之益斯可見焉

魯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
將畧地焉孫辭以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
伯稱疾不從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

姓大夫長曰伯父汝目叔父有憾諫觀魚不聽汝目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鄭莊公母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及莊公卽位爲之請京使居之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試兩屬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沒郡共縣遂寘姜氏於城穎城穎鄭邑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日黃泉旣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討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

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未華元殺羊爲羹享盤古賜官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闢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先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化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

詩者同餘
皆倣此

文公十二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公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秦伯乃還

晉惠公旣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

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日里鳬其出也竊須堅左右小吏

藏以逃文公盡用以求納之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

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

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其衆矣僕人以告公

遽見之言棄小怨不嫌小惠以能安衆

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弗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

悼公二年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鷄澤單頃公王卿士次陳魏絳戮其僕僕御公怒

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御公怒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劙士鯤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禮自犯不武不敬之罪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命合諸侯臣敢不敬居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罪以及楊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歸死於司寇致命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夢也吾子

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誨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盲候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敬顯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故特爲設禮食張老富爲侯奄代張老子富士會別族

衛成公三年晉文公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晉侯齊侯盟于敘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晉侯復衛侯衛侯先期入不言叔武甯子先長羣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羣衛大夫甯子悉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公子歎大華仲前駕衛使遂駕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駕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公以叔其歎大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

秦穆公三十二年將襲鄭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辭不受具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

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羸請三帥文羸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食人敗類如大風之行殷壞眾物所在成蹊徑詩大雅隧蹊徑也周食人之敗善類如大風之行殷壞眾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匪用其良覆俾我僻道聽金說之言則善而對答是食故也孤之謂矣孤實食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爲悖亂

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乃作秦誓

晉舍三帥還歸穆公

悔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誓其群臣通稱士也

予誓告汝群言

之首

衆言之本要

責人斯無難

惟受責俾如流是用順道是多樂稱古

人言悔前不顧忠臣

人之有罪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

惟艱哉

惟受人責卽放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

恐死及之無所益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我執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

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我且將以爲

爲親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也

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謹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

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衆力旣愆我尚有之

老成番之良

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佗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佗勇夫射御

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惟截截善諭言俾君子

子易辭我皇侈有之昧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功善爲

回心易辭我前侈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胡故也

惟察察便功善爲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如有一个斷斷猗然專

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

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

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

若已有之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人之有技

樂善之至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必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以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人

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見人之有

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彥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媚疾之人寔不能容人豈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

杌陧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

一說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

兵伐晉戰于彭衙

馮翊鄧陽縣西北有衙城

秦不利引兵歸三十

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

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

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

左陽大渡河封殺中戶封識爲

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日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
汝古之人謀黃髮畊畊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
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吾過君子聞之
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

周備也

卒得孟

明之慶

無據金舉人賈恭王玉成徵辟錄卷之二

齊頃公魯成公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
歸之

據本魯邑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

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軼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

不得使也士書者善晉之義齊

楚武王使莫敖伐羅大敗縊於荒谷群師囚于治父

縊自經也荒谷治父皆楚地

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言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升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

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其說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嘗侍覽蘇與我處嘗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與我處嘗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得則惑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覽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魯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恭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昭王十年吳蔡伐楚昭王亡十一年復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子嘗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

吾以志前惡

惡過也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内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

齊景公與魯定公爲夾谷之會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許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魏惠王時魏相公叔座薦公孫鞅於王不能用遂西入秦事秦孝公孝公使將兵擊魏軍盡破之以歸秦魏繇是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燕惠王昭王子也初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歸燕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請罷諸侯之兵獨圍莒卽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爲兵田單不能詐

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聽讒使騎劫代樂毅將而召毅毅畏誅西降趙田單與騎劫戰遂被劫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嘗立之群

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冷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結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靈臺大呂陳于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

磨歷心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什田日篁

謂燕人疆界移齊之汝水

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

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上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

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湖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勉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畱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

復通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
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
乘者樂間之宗也于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
地以與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
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
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
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懸不若紂

之暴也燕民之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
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
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冊府元龜

悔過

卷之二百四十四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

小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朝聘

姻好

朝聘

傳曰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曰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繇是評貢賦之職講班爵之義宴享以示惠采章而慎儀蓋小所以事大大所以字小乃周室

之舊制列國之遺範也原夫竝建之始胙土相繼著之典法納於軌物其後力政專命強弱異勢以至獻物薦賄旅百而有加其職歸事駿奔而不暇當夫鄰國之繼好霸令之不煩固宜講信修睦謀事補闕其流風話言可觀也已

魯隱公元年十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
祭國伯爵傳曰非王命

也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薛魯國縣

薛侯曰我先

封

蘿祁奚仲夏所
周在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卜正卜官之長薛

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庶姓非周之同姓

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薛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由有木工則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擇所宜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鼎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

寡君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薛任姓齒

君若辱貳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

滕侯

桓公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合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七年杞侯來朝

公即岱而來朝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

六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弱不能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

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曹伯有疾故

紀微

九年秋七月曹伯使其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賓

之以上卿禮也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

莊公五年秋郕犁來朝

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郕城犁來名

三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不書荆子使其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始結陳好

也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杞鄭角君時王所無

閔公元年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僖公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郕犁來始辭王命而來非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秋七月公子友如齊

公會齊侯盟于甯母罷盟而聘謝不敢也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

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

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忠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鄭國今環邢鄆縣

十有五年正月公如齊

諸侯五年再相廟禮也

二十年夏鄆子來朝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

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也用夷禮故曰子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今稱朝者始用周禮終而不全故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其也

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聘

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非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冬東門襄仲公子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

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曾始聘晉故曰初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晉文討曹公其地以賜諸侯

子遂如晉拜曹田也

三十二年春楚鬪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

始逼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

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敵迎來曰郊勞送去日贈賄敵審于事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吊有狄師也狄侵齊也

文公元年冬十月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穆伯公孫敬凡

君卽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德之基也

三年春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如衛請成于晉

冬公如晉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故免之

三年衛執孔達

孔達以夏衛侯如晉

拜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

會授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八年能繼文之業而書侯服從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冬晉陽處父聘于衛

六年春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

夏季文子聘于陳

秋季文子如晉

九年冬楚子使叔來聘

叔子越叔也叔不書姓史畧文

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八年意諸來奔

因賀楚師之不害

往來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十二年春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十四年冬公如晉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十七年冬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

十八年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襄公賀惠

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宣公元年夏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齊侯與公會于平州以定公立故襄仲如齊謝

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

九年春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我齊西之田

公比年朝

夏齊惠王卒公如齊奔喪

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

其事史之嘗也

秋季文子初聘齊

齊侯初卽位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

國武子來朝

報聘

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

物玉帛也於是又有庭實旅百人王

亦設邊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貌采章嘉淑而加貨容貌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有幣帛也言往兵則未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謀而薦賄則無及也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春公孫歸父會楚于宋

成公三年夏公如晉拜汝陽之田

前年晉侯齊歸魯汝陽田故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康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十二月齊侯朝於晉將授玉

行朝禮

郤克趨進曰此行

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言齊侯之來矣非爲修好故云以譖婦人之晉公不任當此惠

一云齊頃公朝晉欲尊上晉景公

晉景公不敢受乃歸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其公卽位

三月杞伯來朝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五年春孟獻子仲孫蔑也如宋報華元也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夏邾子來朝

魯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文子如晉賈遷也

四月晉去故絳遷于新田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冬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戚衛孫林父邑林父去奔晉戚隨屬晉

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九年冬楚子使公子辰如晉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使糴茂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子商楚公子子辰

秋公如晉

十一年春晉侯使郤犨來聘夏季文子如晉報聘

秋叔孫僑如

宣伯也

聘于齊以修前好

鞍以前之好

十二年秋晉郤至如楚聘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

報郤

十八年春晉悼公卽位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拜謝

君子謂

晉於是乎有禮

有卑讓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語其德政

杞伯於是驟朝于政而請爲婚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公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則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三年七月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

公卽位而朝

孟獻子相公稽首

相儀

也稽首至地也子之禮

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謂齊楚與晉爭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四年三月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

冬公如晉聽政

受貢賦少之政

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鄭

鄭小國也

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北侵時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用昔爲之言鄭今畏邪節縣

晉侯

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晉侯徵發之命

鄭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爲執

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

闕不共也寡君憂

以願借助夫

借鄭以自助

晉侯許之五年夏穆叔覲鄭太子

于子晉以成屬鄭

覲見也前年屬請鄭故

書曰叔孫

豹鄭太子巫如晉以成之

豹與巫俱受命於魯經不書及比之魯

大夫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卽位

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平四年狐踰戰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亦邾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子叔聘在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謝公春朝告將用師于鄭

士鈞在此年夏陳君臣不敵故禮之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十二年夏晉士鈞來聘且拜師

謝前年伐鄭師

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鈞之辱禮也

士鈞在此年夏陳君臣不敵故禮之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言齊伐魯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秋之別名宋嘗與魯接故曰始

十九年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

誠討齊

二十年秋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聘在十

之
冬曹伯來朝始見也

卽位三年始來見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免樂氏

之
二十二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齊水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一

二月鄭伯朝晉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于西
相曰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國也大寡
君是以請罪焉謂得罪于陳也敢不稽首爲明年鄭

夏齊侯旣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

聘且請期

請會期

冬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三十五年十月鄭子辰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茅

功六月公孫命之師師入陳子產獻陳捷下晉晉受之

三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召公也召公爲澧

六月衛侯如晉晉人執之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許歸衛侯秋七月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敢夏子君子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卽位通嗣君也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二十七年晉楚同盟于宋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故故沈朝晉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如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小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

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煩其志雖不與

盟敢叛晉平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於施朝晉楚

秋孟孝伯

仲孫羯也

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

伯如楚舍不爲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

外僕掌次舍者

自是至今

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

爲壇小適大苟舍其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

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

告後人無怠於德

急懈也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

自解

說其不足行其政事

奉行大國之政

供其職貢從其時命

從朝會說也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吊其凶皆小

之命國之福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

焉可也

無昭禍以告子孫

十二月魯襄公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

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

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

慮小人從邇

通近也

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遑暇不如

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孫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

學者也

言未
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

榮

公遂行

從昭
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

反

二十九年五月晉范獻子來聘

土鞅

拜城杞也

謝魯
爲城

杞

吳子使公子季札來聘通嗣君也

吳子餘
祭嗣立

故遂聘齊

鄭適衛自衛適晉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

比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薳敖
卽位

三十一年十月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皮使印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得事大
國之禮

十一月吳子使屈狄庸聘于晉通路也

通吳晉
之路

十二月衛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北宮仲襄公獻公子

案之盟故也

晉楚之從
文相見也

過鄭印段逆勞于棐林如聘

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

報印
段

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

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六國之討乎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爲介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

十一月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郊敖楚子樂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公卽位故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遂如齊自齊聘于衛

四月叔弓聘于晉報韓宣子也宣子韓起也

秋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請君無故諸侯吊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吊少姜

梁丙

三年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皆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

子太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正昔文襄之霸也

晉文公

務不煩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

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

士吊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上吊大夫送葬

之猶過古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朝會以昭禮盟會以謀闕

命矣命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

臣卑而今禮教加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入之喪送葬之禮已過文襄之制

唯懼獲戾豈

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

今茲吾又

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夏四月陳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故

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

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云交相見

進退罪也

寡君使虎布之

布陳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

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

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

猜疑也

君實有心何辱命焉

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

君其往也苟有

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

不欲以諸侯待之

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二又卑

一睦焉

一睦謂

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

敬無灾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五年春公如晉

卽位而往見

自郊勞至于贈賄

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禮

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韓起送女

九月徐儀楚

儀楚徐

聘于楚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弔爲吳所敗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士匄晉大夫荀偃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

主

士匄

七年春三月公如楚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臺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今在華容城內

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

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昭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

蜀盟在成二年衡父衡公奉承以來

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

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曰我先君其

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

冀晉

傳序相授於今西王矣

四王共康郊教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一年如楚

臨康王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

在哀喪故

社稷之不遑况

能懷思君德

退暇也言有大喪多不暇

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

足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後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

其先君鬼

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

請問其代也

寡君將奉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請問也

公將往夢襄公祖家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國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四月鄭子產

聘于晉

八年夏叔弓如晉賀虎祁也

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

哉其相蒙也

蒙欺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之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言諸侯畏

九年八月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二十年禮意久曠

今修成聘以無

忘舊好故日禮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

禮諸侯不相弔故辭

九月叔孫諾齊國弱宋華定衛北

宮嘉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十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齊侯新卽位

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十三年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冬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八月平丘之會公不與盟盟晉人執季孫意如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旣得免故往

謝之

升凡元朝聘

卷之二十一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冬季平子如晉葬昭公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秋鄭子來

十九年五月楚令尹子瑕聘于秦

二十年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墮公卽位通嗣君

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叛晉屬鮮虞

晉將伐鱗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于待賓且體憊軍謀

二十二年晉執叔孫婼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

而復此年春晉謂邦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

二十四年六月鄭伯姬晉于太叔相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

二十七年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

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疆蜀

定公十年冬叔孫武叔仇名州聘于齊

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

隱公也

哀公二年四月滕子來朝

二十五年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郤霸中國始遣使適晉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

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

魏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來朝

哀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

趙武靈王元年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而還

徐廣曰與秦會歸晉因至咸陽而還

十二年齊魏王來朝

秦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

後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

楚考烈王十二年春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

秦

姻好

夫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爲宗廟下以爲繼後世者也則有受分器之重居秉圭之位修先君之好結大國之援因其嘉會申以同盟玉帛之用斯備棗栗之贊是修以奉其粢盛以章乎物采成冕迎之重崇廟見之儀所以篤其惠好爲之與國至於不由禮以

加伐止其君而強求貽後世之譏非好述之義禮之失者其在茲乎

魯惠公元妃孟子言元妃明始適夫入也子宋母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聚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以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欲嫁之於魯

十四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嘗處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得臣齊大許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人不見終以無子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媯生

孝伯早死

陳今陳國陳縣

隱公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卿爲君逆也

冬十月

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七年陳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寵故有王也鄭伯許之乃成婚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以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

桓公三年春公會齊侯于嬴成婚於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

續齊元通

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四十五

二十

侯會而成婚非禮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婚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于翬逆女傳稱修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尊君命互舉其義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日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日聘故傳必致夫人

釋之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

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繇已非繇人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民見怪於我遂辭諸鄭伯假我之命以爲辭莊公十年夏六月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妻之姊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也齊侯逆不見公

十二年三月紀叔姬歸于鄭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

歸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王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羔大夫以章物也

帛執鳥卿執羔大夫以章物也

物別貴賤女

贊不過擗栗棗修以告虔也

擗小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

秦穆公文嬴之

兄初晉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晉公子重耳于楚公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用命用命自四以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嫡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嬪焉欲以成昏而懼離其惡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

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言德姓不同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從命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今將昏媾以從

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歸女納幣更主至是重耳返國故逆以歸焉

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爲宋夫人蕩氏妻也

自謂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女非禮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自爲其子成昏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内外之禮始備禮比除凶卽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敵夫人奉粢盛其祭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之辭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

遂

宣公元年春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三月遂以夫人歸姜於此廢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君子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疆成昏必以同姓者三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媵之異姓則否

昆弟之妻相謂爲姻

穆姜曰女加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請之至女所以致成

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

公夫人宣公聘同母昆弟

而嫁其外妹外弟管子奚之

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子奚之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聲伯娶能忿致禍也

婦人遂行生二子

於郤氏

十四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如齊納幣爲平公
須如齊逆女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
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秋少姜卒

三年正月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納少姜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帛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熒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微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嘗人

不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嬪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嬪婦言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望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服則葬說君臣乃祥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國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受賓享叔向從之宴

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萬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具子更公子而嫁公子更嫁主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寵謂

子尾

五年正月楚子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汜鄭地皆晉侯送女子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言楚強諸侯

畏敬其使

秦厲共公二十八年越人來迎女

楚惠王七年迎婦於秦

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楚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古四年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懷王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齊湣王四年迎婦于秦

趙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

